「查三」亦屬人生勝利組

琴台客聚

潘國森

英王查爾斯三世（King Charles III, 1948年-）剛完成加冕禮（Coronation），此中「查三」是男主角，王后卡米拉（Queen Camilla, 1947年-）則是女主角。「卡小三」終於熬出了頭而成為正宮，吐氣揚眉。據說卡后還以「家姑」的身份管教「繼兒媳婦」威爾斯王妃呢！卡后與前夫所生的子孫與王室成員全無關係，是為另類「外戚」，卻大搖大擺地出席慶典，還分了嫡派王孫的風頭，試問成何體統？正是一人得道，「外戚」升天！婦人干政、國格淪亡、非禮至此，今後國運恐難卜亨隆！

前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（Queen Elizabeth II, 1926-2022年）去年駕崩，「查三」在喪母後兩天「登基」（Proclamation of accession，字面義是發出「繼位公告」），一場「小宴」矣。今時加冕，才是一場勞民傷財的大「騷」（Show之音譯）。若在國家強盛、國運向上時，則全國同慶。以「大英聯邦」（Commonwealth of Nations）幅員之廣，說成普天同慶亦無不可。但今時大不列顛正藉國家內外交困、蟻民窮餓交加，前途暗淡而至於民怨跡近沸騰之際，這般豪花納稅人的血汗錢，難免招來更大民憤。「伊二」的公關形象雍容高貴，她在位之日是人在人情在，大英聯邦各成員國仍然十分賞面，門面上尊重這位虛位的共主。「查三」上台，聯邦已有小國將「脱英」行動放上議事日程。蘇格蘭獨立運動必定捲土重來，北愛爾蘭亦有南向與愛爾蘭統一之勢，連一向聽話服從效忠的小弟威爾斯也鬧獨立。看來大不列顛已不裂也得裂，恐怕「查三」長子繼位為「威五」時，只能是「英格蘭王」（King of England）了。

許多觀眾為了同情已故戴安娜王妃不幸的人生，而厭惡，甚至憎恨「渣男查三」，他們要徹底失望。什麼「伊二」要越過兒子直接傳位王孫威廉的期望沒有發生。什麼「狐狸精」卡米拉一生不得封后也沒有發生。「查三」繼位之前，長時間有港人譏諷此「二世祖」大半輩子沒有正式工作，活到70多歲才得到等了超過半個世紀的正職。

這就大錯特錯了！

實情是大不列顛王室主要成員的身份，從來就是一份工作。

「查三」在1958年受封為威爾斯親王，這是大英男性王儲的兼銜，但是遲至1969年才正式就任（Investiture）。「查親王」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起，就履行大量公務公職。還曾從軍，官至上校團長，豈能被當為「無業遊民」？在超過半世紀漫長的王太子生涯，權祿名位不缺，自出娘胎衣食住行都極盡豪奢，還不算是「人生勝利組」算是什麼了？看戲的群眾也太低估「查三」的福報！「伊二」和「查三」兩母子公務繁忙，沒有餘力去理會窮苦子民的生計，口碑卻有天淵之別，則是演戲水平高下相差太遠之故。

燕園春色

人生憑闌處

童心

去燕園，在一個春雨迷蒙的清晨，校園裏滿溢泥土的清新香氣。20名香港中學生目光裏的探尋，新鮮如這空氣，如這青春。

我們首先來到靜園。中央的草坪，泛着可人的嫩綠。草坪兩側是六處三合院落，精巧玲瓏，幽靜典雅，如同繡樓，錯落有致，給人以「庭院深深」之感。每棟小樓古色古香，灰頂紅色小門的木質結構，由灰色石砌虎皮矮牆聯成一體。漢華中學的莫同學在一處門前若有所思，她告訴我，這樣的草坪世界上很多大學或許都有，但這裏卻有不同的韻味，「你看，這些院落，門窗上的木雕，還有院落前的紫藤蘿花架，中國文人雅士的那種味道，是其他國家一定沒有的。」「你喜歡嗎？」我問。「當然！不止是喜歡，更有一種自豪。」莫同學爽朗地笑了。

從靜園向南百米，就是未名湖。楊柳依依，湖波蕩漾，鴛鴦戲水，春風拂面，詩意盎然。湖西南有一座玲瓏的六角鐘亭，亭內懸掛着一口鐫有龍、海濤和八卦圖案的銅鐘，亭外則有古木蒼虬與之相依，叢林翠枝與之相擁，它們和諧相伴，為燕園平添一份古樸厚重。湖東南，一密簷寶塔倒映在碧波之中，外形似燃燈古塔，用遼代密簷磚建成。塔共13級，高達37米，除塔基座以外，全部用鋼筋水泥建成。因為此塔由當時燕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晨光叔父捐資興建，所以命名「博雅塔」。

我和學生們在湖畔的長椅上靜靜地坐，靜靜地想，嚴復、蔡元培、李大釗、陳獨秀，一個又一個名字，在我的腦海中浮現。他們跟隨「愛國、進步、民主、科學」的傳統和「勤奮、嚴謹、求實、創新」的學風，從紅樓一直到未名湖足足跋涉了一個多世紀；他們曾經出入的樓閣、曾經坐過的湖邊、曾經乘涼的古樹，還有曾經的歲月、曾經的滄桑、曾有的精神和曾有的激情，正是這園中最大的魅力，一種深厚博大的人文底蘊，鑄就了永不磨滅的春色和從不曾離去的春天。

看着學生們探尋的目光，我明白，這跋涉、這春色，一定會生生不息。

◆作者帶領漢華中學學生在燕園。 作者供圖

全民惠讀 文化福田

心窗常開

潘明珠

新界與深圳，雖只有一水之隔，但我作為香港人，對深圳這兄弟城認識甚淺，上月冒昧電郵給已居於深圳十多年的黃維樑博士，說我和潘金英想趁假期又已復常通關，於五一到福田探望他。

他親切回覆，邀我們午餐及到他居庭下午茶！他更充當好嚮導，帶我們一天遊，真令我們驚喜！

我知道福田是深圳的文化中心區，完全與羅湖商業城不同；五一早上由關口出來，但見街道整潔，黃夫人駕着白色豐田房車，載着黃博士和兒子來接載我們，真便捷！其實，到訪他家可坐公車或打的，因出了福田口岸，往左前行幾十米，朝着最高的那座建築步行約15分鐘便可抵達他家的大樓；但他熱情好客，載我們姐妹，輕鬆坐享文化之旅哩！

我們先逛位處中心城的深圳書城，那兒面積勁大，分南北區，書籍琳瑯滿目，整天走也看不完。他特別領我們到早前王蒙先生發布新書的大會場，感受書香氣息。此區正是「全民惠讀季」，書城也大力推廣閱讀，精心打造書香滿城的文化福田，深圳圖書館常舉行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。五一黃金周，許多人會利用長假吃喝玩樂，我喜見書城內遊人不絕，連「文學咖啡吧」也滿是人手捧書，自飲自品讀，各自忘我投入「悅讀」之精神天地，真是好時光！黃博士又陪我們駕車賞深南大道，看這「千園之城」的綠化環境，連附近的白色公廁亦設計時尚，有專人管理，常保整潔，足見福田新時代的文明表現！

吃過午餐又逛了些景點，我們就心急拜訪黃博士的府第了。他居庭下面小區公園設有健體設施，經過時不禁躍躍欲試，我跟他試踩一個健身搖板，黃博士向來注重鍛煉身體，金英笑我不及他踩得那樣流暢有力呢！踏進黃博士典雅的家，迎來濃濃書香，大廳和走廊都掛了朋友送他的好書法，沙發前的小几，有他和家人旅遊時選購之各種瓷碟和紀念品。哇，原來從黃博士主人套房的大窗，竟可遙望深圳河，河對岸就見香港了，景觀真好！

我們圍坐餐桌，喝着黃夫人特別炮製的咖啡，黃博士細說近況，談到他到湖北開荊楚文化研討會，又到澳門大學的黃河皇帝文化論壇等，聽他娓娓道來各種文化故事，不覺時間匆匆，已到依依話別時！

若我們能在福田住多幾天該多好呀，定能更深感受到文化福田的濃情書香！

◆全民惠讀季！ 作者供圖

融入大灣區的協助

翠袖乾坤

余似心

國家及特區政府鼓勵港澳地區居民融入大灣區，尋求更多發展契機，同時提供眾多的支援，讓香港澳門居民更容易和便捷地到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。不過在這個過程中，卻聽到不少聲音，希望獲得更多資訊和協助。

我身邊就有好大群朋友已積極投入灣區生活，包括移居、置業、就業、就學、安老等等，大部分稱讚內地近年建設突飛猛進、設備先進、制度改進；環境之佳和消費之低也較港澳優勝。不過，當中的過程，就有不少人遇到困惑，感到求教無門，於是許多人會在網上發問，但「路人」的回應是否準確就令人生疑，有些答案明顯是錯誤的。

無可否認三地政策和習慣有許多差異，要到大灣區內地城市生活，要學的實在多着。舉例說外匯政策，從香港匯款到內地的戶口設有限額，有些人以幾十萬或幾百萬元人民幣在內地買樓，就感到無所適從，不清楚條例的人，都尋求私人找換店的幫助，有時觸犯了法例也不知，造成了大筆的金錢損失。

在內地置業的手續要注意什麼？如何避免購入爛尾樓？

最近熱門話題港車北上，如何申請內地駕駛執照？為何港人在深圳不用上「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學習」課，而其他城市就需要？

申請居住證的條件？

港澳人士可購內地醫療保險嗎？有什麼條件、選擇和保障？

港珠澳大橋十分方便，但到了珠海後，有什麼便捷的交通工具可到珠海和中山各地？

如何獲得大灣區內地城市學校和制度的資料？有為讀寫障礙孩子而設的學校嗎？有什麼國際學校？

養老院的資料呢？

以上的問題，是我聽朋友或在網上見到的其中一部分。雖然當局也設有大灣區網頁提供各城市和項目的概況。但真正要在當地生活，遇上的問題就很貼身了。我有個冀望，特區當局能設有大灣區諮詢部門，有職員當值，負責不同範疇，為港人解答疑問，提供所需資料和指引，這實在理想不過！

錯位的「小心翼翼」

網人網事

狸美美

在網上說話正變成一件愈來愈需要小心翼翼的事情。

《漫長的季節》熱播，對於這種以細節和玩味見長的佳作來說，影迷觀後的大討論才是真正的高潮。你沒看到的細節我看到了，我沒想到的可能性你想到了，正因為人和人間的大不同，才能讓迥異的思路彼此觸發和拓展，最終打開美麗新世界。在各抒己見中探索出隱藏的另一種可能，是優秀作品的魅力所在，是各討論組的價值所在，更是觀影人的樂趣所在。但這一次，小狸如常打開豆瓣，卻發現氣氛已詭異地變了味。比如有人提出了顛覆某女性角色常規形象的另一角度看法，這原本是最有趣的一類發言，在過去都屬於高質討論的內容，但如今卻意外地招來了網暴——幾百個回覆和點讚齊刷對樓主進行人身攻擊，「她是受害人啊你有沒有良心」。以至於，版上人氣雖旺，但有趣的觀點卻不多，僅剩的一些，措辭表達都相當小心翼翼。當真無趣。

那不涉及思想性的會不會安全點？答案是也不會。小狸通過觀察長期關注的公眾號發現，哪怕是時尚博主，近年在文中涉及「政治正確」的表態也愈來愈多：比如要講減肥健身前，會先小心翼翼聲明「胖也很美」；介紹美白產品前，必先小心翼翼表態「各膚色都有各膚色的美」；即便是用明星舉例時，都要先小心翼翼來一段「我反對容貌審判」、「明星有商品屬性所以可以談論容貌，但普通人不行」……說得都沒錯，但，當真囉嗦。

如果是真正涉及到了思想和觀點的領域，那就更不得了。最明顯的是微博上，一些時事熱點下的回覆，是容不得半點思想偏差的——意思是，不要說對整件事的看法「求同存異」，就是即便在大方向上觀點已經一致了，但細分領域有分歧也不行。愈來愈多的網民都要求別人，在每一條岔路上、在每一個毛細血管裏的思想都和自己一模一樣，如果不一樣就網暴你。而僅僅是在5年前，還有劉瑜這樣有名有姓的公共知識分子在面對如火如荼的Me Too運動時，敢於提出有關程序正義的另一角度思考，並引發很有價值的社會性大討論。反觀最近有關名人性侵的熱點事件，公知、大V，甚至流量明星們都噤若寒蟬，只剩民間表態。而雖然經過此前若干輪熱點事件的「補課」以及近些年「女權意識」在內地的覺醒和流行，全社會的輿論基本上都已經達成了對性騷擾堅決說不的共識，但人們依然能夠在細分領域找到撕咬的點，比如「雖然你也反對性騷擾，但你怎麼能反對網絡公審、微博升堂？」「雖然你也反對性騷擾，但如果施暴者是你親友，你怎麼能不和他斷絕關係？」甚至，此次根本沒有發聲的劉瑜又躺槍，且還成了撕咬標準之一——「雖然你也反對性騷擾，但你怎麼能同意劉瑜的觀點？」強壓之下，公共話題的討論已變得不能用小心翼翼形容，而是如履薄冰。當真危險。

劉瑜當年在她引發大討論的那篇有關Me Too的文章裏，也曾提到「小心翼翼」這個詞，只不過，彼時的「小心翼翼」是連接保護個體主義的求證求真的法律精神。回頭看去，今日的小心翼翼確實錯了位啊。

（本篇不含劇透）

神奇的活兒

百家廊

高明昌

前幾天看見，蠶豆有半尺高了。高高的蠶豆，給暗黃的土地鑲嵌了一條綠色的飄帶，飄帶浮動，煙氣變成了仙氣。我想起了小時候種蠶豆的事情。母親右手提着一把鐵鏟，左手抓着一隻籃子，一副勞動的架勢，堅毅而又興奮。籃子裏面裝了不少的蠶豆，那是重生的種子。到了菜園的田岸口，母親說，我來鏟泥，你來放豆。我點頭應允。母親將鏟刀噗嗤一聲扎入地面，又將鏟刀輕輕拔起，腳前就出現了如小碗一樣大小半圓的小洞，影影綽綽。母親說放豆，我就從籃子裏拿出兩粒蠶豆往小洞丟去，有時有一粒蠶豆丟到了洞外，母親說，撿起，再丟一次。我照着做，丟了四五次，手順了，眼準了，落點就正確。後來，母親鏟一次地皮，開一個小洞，我就丟一次蠶豆，百發百中。母親開始笑嘻嘻。

我想起了母親前天買鐵鏟的事情。

在鎮上的打鐵店，我和母親停腳駐足，定睛看着。這是一戶打鐵的人家，正房外搭着一座棚屋，棚屋簡陋，但很高爽。一個女孩在爐灶一側，一邊拉着風箱，一邊添着煤塊，她在燒火，要燒出最煬的火；一個像父親一樣的男人，臉烏黑透亮，他的右手握着一根長柄火鉗，眼睛盯着那些竄起來的火苗，時不時地用鉗子夾起一塊燒紅的鐵餅，翻轉、放下；放下、翻轉，有時也會用嘴巴吹一吹鐵餅。一會兒，他將鐵餅放到了鐵砧上，快速拿起小錘子敲了鐵餅一下；一個像母親一樣的女人，束着青黑的桌裙，雙手握着一把鐵錘，在男人敲擊鐵餅的同時，她手中的鐵錘準確地敲到了鐵餅上。

我看見、聽見，當男人的小錘子敲擊完鐵餅，女人手中的鐵錘就會應聲而落。

咣噹、咣噹、咣噹。一聲輕，一聲重；一聲重，一聲輕。男人敲一下，女人敲一下；男人再敲一下，女人也再敲一下，真的是一個錘子下去，一個錘子上來，不輕不重、不慢不快、不偏不離、不高不低。大概過了二三分鐘，鐵餅泛出了淡淡的青黑，鐵餅個子慢慢拉長，慢慢彎轉，慢慢變薄，慢慢成了鐵鏟的模樣。但那個男的、那個女的，還在你敲一記、我敲一記、像是沒有看見我們的一樣，不分心，眼睛始終在鐵餅上，鐵鏟上。我驚呆了，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打鐵的樣子，我感覺這樣默契的打鐵場景很雄壯、很威武、很神奇，他們很了不起，我心裏面就想起了《雙推磨》的動作，還有一些美麗的唱詞。

母親用右手在我眼前揮了揮問：看好了嗎？我們是來買鐵鏟的。

後來，母親買了鐵鏟，鐵鏟派上了種蠶豆的用場。種蠶豆，母親一個人完全能夠做好的，可她為什麼要我來丟豆呢？

沒有想好，中午時分到了，豬棚裏豬的叫聲繞過場地，到了客堂。母親將礱糠、豆粉、細草、泔水按比例倒進了一隻木桶裏，用右手攪動。她先是順時針方向轉了十幾下，後是逆時針方向轉了十幾下，再是順時針方向轉了十幾下，最後逆時針方向轉了十幾下。我知道，這叫拌豬食。拌勻，拌餬最重要，來回拌是討巧方法。拌好後，母親又去灶間拿來一隻木桶，裏面全是清水。木桶放到我身邊後，母親遞給我一根長長的、圓圓的木棍，對我說你來拌。說罷，母親一隻手抓住桶柄，一隻手抓住桶底的沿口，往木桶裏倒水，水就進入了木桶，木桶裏豬食汩汩起泡，母親說快拌呀。我學着母親剛才的做法，先是順時針方向轉動了十幾下，後是逆時針方向轉動了十幾下，再是順時針方向轉動了十幾下，最後逆時針方向轉動了十幾下。反覆了幾次後，母親接過我的木棍，又在桶裏搗鼓了幾下，說乾濕真好了，豬喜歡了，然後一手拎起木桶，朝着豬棚快速地跑去，我一步並兩步，跟着母親。

這樣需要兩個人配合才能幹好活兒的事情，我在倉庫場看得更多。

大地豐收，倉庫場滿是人頭，人頭在攢動。脫粒開始了，所有在脫粒機齒輪上滾過的稻把都需要堆起來，堆成一個個的柴垛。堆柴垛是男人的事情，也是父親的事情。父親看見稻柴把已經齊人高了，立即用雙手抱起一大捆稻柴把，我也抱起一大捆稻柴把；父親走向了場邊，我跟着走向了場邊；父親將稻柴把放下，我也將稻柴把放下。父親將身邊的柴垛圍成一個大圈，形成一個大圓。這個圓的直徑有三四公尺，我明白堆柴垛開始，抱稻柴把全是我一個人的事情了。我要從脫粒機的後面將稻柴把抱過來，放在柴垛邊，再要將稻柴把扔到父親雙手的前面，讓父親出手就抓到稻柴把。我擔心力氣不夠，心裏有些緊張，父親一眼也不看我，他雙腿跪在柴垛上，按照順時針方向，挨個兒將稻柴把一個個地壓在膝蓋下，慢慢地移動着，一圈又一圈，柴垛在升高，半米、1米、2米、3米，柴垛像一個米屯，光滑、圓整、高聳。現在，腳下的稻柴把只能靠扔了，我將五六個稻柴把揪在一起往柴垛上的父親扔去，父親順勢接住，然後壓在腳前邊。父親接稻柴把的動作神速，我只能來回抱稻柴把。我在脫粒機與柴垛之間，像一隻野兔來回奔跑，氣喘吁吁，但仍舊1分鐘也不停留。直到父親堆柴垛的尖頭時，我才有空嘆口氣。那時候，我才確定自己也是個十足的堆稻柴把的人，只是分工不同罷了。

回望倉庫場，母親在脫粒，她微淺笑着，我估計，她看見了兒子的成長。

紐約

信而有征

劉征

我這裏所提到的紐約並非那一個真實存在的紐約，而是一本書的名字。它的作者是號稱「美國文學之父」的華盛頓歐文。當我看到這本書的第一章時，就像人面對一個新鮮事物那樣，總是從內心當中天然地抗拒它。就好像差異性總是耗盡我們的心力，讓我們無精打采。實際上，等你接受了它，你才發現它居然也很好。

這本書就是如此。它是一本講述紐約城歷史由來的書。當中出現了很多人名地名。對於我來說，這些都是全新而沒有意義的。就好像看昆頓塔倫天奴的《從前，有個荷里活》，裏面走馬燈似地從一個荷里活明星過渡到另一個。美國人看得津津有味，他們對於荷里活上世紀的一眾明星或許聽說過，或許親歷過，這激發了他們的興趣。而我是不喜歡這部電影的。我不是一個美國人，對這些舊日的明星既不了解，也不關心。那電影我看的時候很是心不在焉。

這本書也一樣，因為有了過多的新人名、地名、城市名，它也顯得難以卒讀。我感覺自己隨時都可能丟下它。事實上也確實如此，我買這本書是半年前的事了。當時看過幾頁我就失去耐心。這幾天不知道為什麼，我竟堅持下來。在經過了頭十頁的艱難閱讀，歐文用他收集到的詳細史料，尤其是當中的各種故事的細節展示了一座城。

後來這故事就更好了。當他講到荷蘭人為其駛入紐約的船隻取名「好婦人號」時，他平靜地說，這是為了向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總裁夫人致敬。而接下來，他這樣描述這位總裁夫人的脾氣：「所有人（除了她的丈夫）都認為她在不喝酒的時候性情溫婉。」

歐文的才華就在於此。整本書當中處處流露出專屬於他自己的、帶有諷刺口吻的語氣，這些都是他性情的自然體現。為此我很高興並津津有味地享受着這本什麼都不像的書。它既不是一本正經的史書，但也不是純粹的文學。它像是一個對一手資料的二手翻版，既是對方的，又是閱讀者的。這樣的寫作到底好在哪兒？或者說當我們在閱讀這類看起來四不像的書時，如何可以自信而不被駁倒地說出一個「好」字。我想它最精彩的地方就是因為它生動無比。

這就好像一個常常把騙人掛在嘴邊的人。他在當時當地的場景下一定是真情實感的，他得先欺騙自己，而後才可去欺騙別人。為什麼這樣？因為就像我曾看過一個哈德遜河的故事，講述者很規矩地說出了一個歷史框架，讓我在10分鐘之內就對紐約的前世今生了然於心。但這種純知識卻絲毫沒能打動我。

我想，一個被稱之為好的作品，它所擁有的觸動心靈的描述，未必是要來自於外在事物所搭建起的那套知識結構，而是來自於性情。即便那個外在的物如何的真實存在，肉眼可見，可只有經由性情的浸染，它才真的與眾不同了。這是這本《紐約》真正迷人的地方，也或許是當前人文類作品寫作的一貫作風。就好像最時髦的非虛構寫作，也是不正經而極度真實的。它最令人着迷的是放任性情和即時心理以風格的方式被表達出來，絕不為了追求某種客觀可見而避諱作者真實的感情和性情，就好像作家就應該對他正在寫東西避而不見。怎麼說呢？我覺得這很好。因為人除了這個可見的外在，包括肉體，還有其他看不見卻依然客觀存在的，那就是靈魂。